

没意思的故事

李国文

自选插图本·短篇小说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没意思的故事

李国文

自选插图本·短篇小说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意思的故事/ 李国文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059-6699-4

I. ①没…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5854号

书 名	没意思的故事
作 者	李国文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姚莲瑞
责任校对	师自运
责任印制	陈 晨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1页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6699-4
定 价	39.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喷嚏	1	没戏	164
别扭	8	没劲	173
梦想	16	没法	181
幸福	21	失望	187
孤独	29	圈套	196
怅惘	40	懊悔	202
紧邻	48	钓鱼	210
逝情	52	心病	218
好人	59	邂逅	225
微澜	67	快乐	233
变异	80	痛苦	239
丑事	90	病友	248
小事	99	当令	253
四季	107	见鬼	262
膏药	117	亲友	267
天问	123	棋篓	293
钥匙	133	黄昏	297
春游	142	骆驼	304
游春	150	端阳	311
烦恼	157		

喷 嚏

他喜欢拳击。

他的对手也喜欢拳击。

他说：“拳击运动太具有刺激性了。”他的对手也说：“相对地讲，足球场上从来不是自始至终都惊心动魄的，还是看拳击过瘾！”

他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提倡这项运动，可能认为拳击野蛮、粗暴、残忍吧？”

他的对手打了个喷嚏后接着说，“好像有点开禁了！”

他笑了笑：“也许，压根儿原来就不曾禁过，只不过我们同胞有种自己先禁起来的优良品德，便自觉地禁了。”

在边缘所，某省科学院专门研究一种叫做边缘科学的研究所里，无独有偶，江斌和张晓（大家叫他阿弟）是拳击迷。有时候，他们两个还比划两下，挺像回事的。虽然他俩是对手，但并不会真打的。

请放心，知识分子属于君子一类，君子动口不动手。

“其实，”江斌说，“拳击并不野蛮，相反，我认为很文明。在大庭广众之中，被对手公开地打倒在地，或公开地把对手打倒在地，总比两个人拥抱着在一起，亲亲热热，结果腰里却被捅了一刀，或捅对方腰里一刀，要光明磊落得多。”

他当然是有感而发，他这番话是抛给阿弟的。

阿弟不傻，张开嘴又打了个喷嚏，算了，他没有必要计较。

大家觉得他不在意好，这样比较费厄泼赖些。因为阿弟当上了所长，江斌没当上。而在这以前，边缘所每个人也包括阿弟，都认准了江斌唾手可得这个位

置，所以现在说两句带刺的话，理属正常。

他笑笑，他也笑笑。

在拳击问题上，他俩观点一致。

江斌未能如愿登上所长宝座，相当憋火。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应当当所长，阿弟不应当。但新来的省科学院院长，硬是改变了老所长的决定，气得他真想和阿弟拳击一番，打得他死去活来才解恨。可实际上，宣布任命那天，江斌还是很绅士风度地向胜利者表示祝贺。张晓患有过敏性鼻炎，一个响亮的喷嚏，解除了彼此的尴尬心态，很好，大家一笑了之。

然而又不能“了”，第一个是夏老——前所长，边缘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老前辈，长者，某种程度上的活菩萨。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个院长，跟他过不去？

三年前，夏老在他遗嘱里就写了，万一他如何如何，接替他任所长的最佳人选，舍江斌莫属。无论领导才干，组织能力，治学态度，待人接物，都是一流的。这些方面，阿弟也承认自己要略逊一筹。他说，很坦率：“江斌确实比我能干，但领导上要我当这所长，焉知我就干得不会比他强呢？”阿弟有他的拗劲，他认为做所长比作论文容易，因为不需要真正的学问。

夏老就瞧不上阿弟这不谦虚，他不了解院长为什么相中这种人？其实他一说再说，从这位昏君（院里人背后都这样称呼）到任起，他就推荐他得意门生江斌。怕还不够分量，在遗嘱里先把这接班人身份肯定下来。用心良苦，连江斌也感激万分。但夏老这几年总不病危，因此，遗嘱总没法拿出来。子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然，这写在遗嘱上的话，多少有皇位继承权的诏书味道，但老人家不到咽气那一刻，估计昏君决不会心动的。

江斌才不愿因此咒老师早死，他心不那么恶毒。在边缘所，甚至在整个省科学院，都知道，早早晚晚的事，他当所长，没有第二个竞争者。

阿弟？阿弟是谁？阿弟就是张晓，那么张晓是谁？谁都不曾听说，省科学院里出来一匹黑马。公布各研究所领导班子名单时，全院上下都怔住了。

夏老有些后悔，关键时刻要坐镇在院里就好了。

偏偏这个夏季，老人家身体出奇的健康，竟不用拄手杖，扶着他关门弟子，一位女研究生那嫩白如藕的裸臂到海滨避暑去了。小丁，就是这位女弟子，是要攻博士学位的，然后到威斯康星去。“走吧，走吧，夏老，省城太热，去洗洗海水澡吧！”

“好好！”夏老欣然同意，“等我作完这次学术报告。”

学术报告会本来定在上午，昏君打电话来说有会，改在下午。其实，作哪门子报告呢？又何必非让院领导来听呢？很清楚，这是夏老的天鹅之歌，以后他不当所长了，这种学术例会的讲坛便没有他的份了。江斌知道恩师的心理，让他作一次告别演说，也让院领导来听听他对于边缘科学的伟大贡献。江斌负责张罗，“下午行吗，老师？”

“下午就下午！”

“说定了院领导都来！”

“来就好！”

夏天，下午两三点钟容易犯困，夏老自己讲着讲着也没了精神，就别说会场里的听众了。其实边缘科学是饶有兴味的，夏老也深入浅出地举出了不少例子，也有照顾像昏君这类门外汉的意思。但人们眼皮还是直打架，只不过顾及这位名人的面子，包括昏君在内，都在硬挺着和困意挣扎，没有退席。阿弟对学问倒很潜心，满以为夏老会讲出一些真谛，谁知听了听，却是一次科普讲座，他便有些不耐烦，不耐烦便不再听，不再听时耳边便有嗡嗡之声，挺催眠的。他坐在前排，怕睡着失态，连忙揉眼睛，不想触着鼻子，竟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主持会场的江斌也不客气，认为他大不敬，斥责地叫了一声：“张晓……”

阿弟有他的拗，既然没啥听头，站起来退出会场。

夏老愈讲愈没劲，草草收兵，大家礼貌地鼓掌，一点也不热烈。当天晚上，小丁陪他去海滨城市了。

老人家以为万无一失的，所里民意测验的票数，江斌名列榜首。他对干部处处长老周叮嘱再三：“别人我是不放心的，边缘所是省科学院的强项，出成果的单位。三年前我就把担子卸给江斌，年轻人要多看看为好，我冷眼旁观这几年，此人堪称德才兼备，是好苗子。”

老周同意：“所里再挑不出别人！”

他怕不牢靠，临上火车前，由小丁陪着，去见了那位昏君。院长以为他来征求对学术报告的意见，连忙封他的嘴：“讲得好，好！”

“不行了，老了。”他索性开门见山，不绕圈子，无论按年龄，按资历，他绝对可以倚老卖老。“是这么回事……”他讲明了来意。

昏君也够昏的，竟把小丁错当成夏老的女儿，笑笑避而不谈人事安排，却关照她好好照顾她父亲。“夏老是省科学院的骄傲，是年轻人治学的榜样，是边缘科学的中流砥柱……”夏老年事已高但不糊涂，他听过昏君对多少人总念这套顺口溜，不过，他特别强调了本学科的中流砥柱，老人听了也还舒服。临出门又回

头谈了江斌的事，务必务必之类的话也讲到了。

夏老认为十拿九稳的事情，等到海滨疗养回来，变卦了。接替他职务的竟是阿弟，那个打喷嚏的家伙，他嘴都气歪了。连忙找手杖，要去找昏君理论，简直岂有此理。

江斌当然很痛苦，没想到他和阿弟对阵，一个根本不等量的拳击手，把他打败。他等这个位置，已经苦苦等了三年。三年前，老人家双六大寿，那时要禅让的话，所长自然是他，因为昏君没来，阿弟刚调进立足未稳。但夏老官瘾挺足，一直快到古稀之年，要不是硬卡，未必乐意下台。江斌既着急也不着急，夏老成为人瑞的可能不大，只要一告退，这把交椅他必坐无疑。老人家写在遗嘱里并给他看，也有抚慰的用意，所以他不能逼宫，惹翻了老爷子，改写遗嘱，岂不前功尽弃？废黜王储的事例，并不鲜见。

江斌拦住了夏老：“生米煮成熟饭，去也无益！”

“不！”夏老有他的天真，“说得好好的呀！要变，起码得问问我吧？”

江斌嘴上不说，心里埋怨：你在海滨浴场，人家怎么听取你的意见？怨天尤地也来不及了，只好说：“算了吧！夏老！”

“不！”夏老说，“找他们谈谈，亡羊补牢嘛！”

“共产党的事情，您老还不明白？决定了就不会变，哪怕错了，也要错下去，以后再平反，再改正，再落实政策。”

要在过去，他决不会当夏老的面，讲这些不三不四的话，否则，怎么叫德才兼备呢？反正如今也不是储贰了，倒觉得失去了王封，相对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松绑，用不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样谨慎小心，连咳嗽都得闷在嗓子里不出声才好。阿弟就比他自在痛快，想什么时候打喷嚏就给你来个响亮脆生的。谢天谢地，丢掉所长固然可惜，但得到解放也还划算，中国人最善于寻找心理平衡，只好这样自慰。

但一听老人问起这个张晓是通过什么路数上来的，江斌又不宁静了，输给这个对手真不光彩。这小子，十有八九是个阴谋家。“透得蹊跷！”他只能下这样的结论。

“昏君哪昏君！”夏老叹息不已。

不多久，底牌亮出来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如今什么密也保不住，党组讨论人事安排时，是昏君拍的板，绝对的一言堂：“边缘所就让那个张晓接夏老一摊吧，我看行，要敢于用新人，还用得着讨论吗？还有其他不同意见吗？好，我们接着谈别的所！”

这话夏老、江斌听了莫名其妙，小丁传来消息，阿弟听了也莫名其妙，这就透着玄。不过，人心叵测，夏老和江斌认为阿弟机锋不外露，更可怕。

于是便有各式各样的推测，阿弟和昏君沾亲带故？昏君是他父母的老战友？拜把子弟兄？但谁都不记得阿弟曾经和昏君有过什么来往，说上一言半语。于是又有人设想也许阿弟另有途径，与昏君秘密联系而不为外人知悉。如今拍马屁层次很低，露骨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说不定阿弟是超水平的走上层路线专家，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倘若果真如此，似乎还应上升到院领导机构，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令人糊涂，莫衷一是。

说实在的，最惶惑的还是张晓本人，究竟何德何能何机缘何背景被擢升，简直成了一个斯芬克斯的谜。所有这些似是而非、无中生有的议论，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对于诸亲好友的询问，一律嗯嗯着支应，他知道好奇心的最佳应付办法，就是见怪不怪，其怪自灭，要不就打喷嚏，他有鼻炎毛病，没办法。

他对这位昏君一向持摇头态度的，来院主持工作数年，了无建树，唯一的政绩就是引进了麻将，地道国货的高级智力游戏。除此以外，说他懵懵然也不为过。但昏君有时也不昏，史书上有记载，昏君偶然间行出些德政并不奇怪，张晓只好这样自圆其说，否则就难以理解他当所长而江斌落榜，若不是昏君的一时清醒，恐怕该说是更加昏聩的行为了。

干部处长老周照例要给办许多手续，也抑制不住想问个虚实，为什么一把手如此这般地高看抬爱张晓，迂回包抄向他提出问题。当然很礼貌，这种人总是随领导风向标转动。所以那天党组会上，遛出来这匹黑马，弄得老周措手不及，未等反应过来，一把手一锤定音说就是他了。其实当时老周应该提醒一句，这个张晓连干部预备名单也没上呢！考察得很不全面，但昏君分明不想讨论，这样，准备好的有关江斌材料，又塞回档案袋里。阿弟既不证实也不辩解，你说我听，老章程，只嗯嗯，不搭讪。老周算服了，“这小子纹丝口风不露，城府够深的。俗话说，会咬人的狗不叫，看他多沉得住气。”因为从干部登记表上知道他在某大学读书，而一把手也在这大学当过党委书记，老周一拍桌子，“有了，我看哪，没准“文革”期间，他保护过这位麻将院长吧？”派人去查过，并无其事，张晓早在“文革”前毕业，一直在北京工作，因为夫妻两地分居，才调到边缘所的。

“反正此人不可小看。”认准他是昏君的嫡系。

这种说法随后被人演义了，昏君若不是阿弟保护，早被造反派砸扁了。江斌倾向于这一说，因为夏老和他那位小丁，就是同一学府出来的，互相照应多少有些。他说：“看他现在，知他过去，昏君永远是昏君，不过，他能感恩图报，

赏阿弟一个所长当当，又有了点人情味！这也许是昏君比暴君稍微可爱的缘故吧！”

夏老摇头，觉得他这位弟子近来言辞过激，“江斌，恕我直言，你也回想回想，有没有遭忌的地方？树敌没有？得罪谁没有？跟人过不去没有？给昏君留下过坏印象没有？”

江斌扪心自问，在所里同事中间，难保有不够检点之处，但对于领导层，总是毕恭毕敬，谨言慎行的。甚至如今阿弟当了所长，虽恨不得给这卑劣的家伙以致命一击，但中国人最讲现实主义，深明大义，而且有先把自己禁起来的优良品德。所以，江斌也只能在心里咬牙切齿，或者叫腹诽，表面上却亲亲热热，比早先更密切些。

“麦克·泰森怎样？”

“那还用说，拳坛的王中之王！”

“他的钩拳真厉害！”

“防不胜防！”

他们谈得很投机，在拳击上，有共同语言。因此，他找不出自己有什么失误，败在阿弟手下。

“那么，究竟因为什么呢？”

这道难题，快成夏老和江斌的哥德巴赫猜想了。还不妨说是整个研究所、省科学院的一道解析不开的方程式。

小丁终于到威斯康星去了，很凑巧，院长也去美国考察，同在上海的虹桥机场见面了，不过不坐同一航班。她笑着打招呼跑过去：“院长！”

院长还记得她，看来他并不昏：“啊！你不是夏老的女儿吗？怎么样，你爸爸退下来可以多做些学问了！”

小丁懒得费口舌跟他更正身份，横竖她也不打算回来的了。“学问在做——”她突然调皮起来，“不过，很不开心呢？”

“哦，哦，可能是我们照顾不周啦！”

“他老人家不放心边缘所！”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不怎么喜欢张晓呢。”

“张晓是谁啊？”昏君好像从来没听过这名字。

“边缘所的所长！”她不胜诧异地，“您提拔的他呀！”

“哦，哦……”好一阵，他点点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个打喷嚏的家

伙！”他笑了，因为美国之行使他很开心，夏老的女儿又是这样轻盈可爱，“有一回你爸爸作报告，他打了个喷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

机场广播器响了，他该登机了，话未说完便随那个大考察团走了。

小丁望着昏君走去，想起那一对拳击手，竟是那样打赢打输的，她怎么也忍不住，迎着玻璃窗外的明亮阳光，好像存心似的，冲那背影，打了个挺响亮的喷嚏。他竟然站住了，回转身来，看看她，会意地笑了。

她向他招招手，也笑了起来。

细想想，觉得挺有意思的；再细想想，又觉得挺没意思。到底有意思，还是没有意思，也许只有天知道了。

别 扭

他比她大一岁。一切的过错和不幸，全可以归结到这大一岁上。要是同岁，也许生活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他比她大一岁。他就插队去了，她比他小一岁，恰巧从她那一届起，可以留城找工作了。他和她握别的时候，她，简直心都碎了。

“你当真要去？”

“我找不到理由赖着不走。”

“我等你！”她声音很细很细。

他说：“反正明年你毕业了，也要下乡的，命里注定。”

“那你等我！”她声音还是很细很细。

“当然。”他握住她的手，却很重很重。

好多年过去了，时光把记忆慢慢地冲淡，许许多多的往事，像褪色的相片，模糊了，消失了。但，他永远记住那很细很细的语音。她呢，也忘不了那紧紧一握，很重很重，至今还残留着那股隐隐的痛。

生活就是这样，有交会的路口，必然也会有分岔的路口。差一岁，仅仅差一岁，他下乡了，她留城。相反，假如他留在城内，而她却去了农村，同样，像棋盘上的兵和卒一样，失之交臂，便背道而驰，一直顺各自的路走到底。不是被人吃掉，便是吃掉别人。但胜负与你无关，你只是一颗棋子。

他想到这里，敞开喉咙喊叫：“便宜啦！便宜啦！”

这一条街充斥着出卖各式衣服的摊贩，他是许许多多嚷着“便宜啦！便宜啦”当中的一个。不过，那些叫卖的哥儿们倒未必肯便宜。他，至少这一次喊出

便宜这两个字，倒是存心要别扭一下的。他也弄不清楚跟自己别扭，跟别人别扭，还是要跟棋盘上面能移动他这颗棋子的手别扭，“便宜啦！便宜啦！”一边喊着，一边心里骂：“看哪个王八蛋走运，碰上这便宜！”

来了个妞，外地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牛仔裤怎么卖？”

“原价十七块六，便宜啦，干脆，掏一张大团结，拎走吧！”

“十块钱？”

“对。”

那妞翻来掉去地查看这条裤子，“为什么卖十块钱？”

他火了：“我愿意，我高兴十块钱卖给你，怎么样？”

也不知是他模样吓人，还是那妞认为受到了侮辱，或者害怕贪便宜上当，放下手中的裤子，拧了他一眼，转身到别的衣摊去了。

那背影有点像她，活见鬼，他啐了一口。

他从插队的地方回来了，好不容易。挺高兴，虽然花了点钱。他想，绝不是因为花了不该花的钱而高兴，人不那么傻。而是拿人民币换来的可以证明你肝不好、肺不好或者关节不好、神经不好的那张巴掌大的纸片，可以改变你作为一颗棋子的命运，不是一直拱到底线的那种说来可怜的高兴。

他去找她，当然是兴冲冲的。

她那背影他太眼熟了，他叫了她一声，“哎——”她转回身来，没想到是他，怔住了。他比她还要惊讶些，不知是全身的血一下涌到头部，还是被人狠狠朝脑顶击了一棒，懵懵地站着。是她吗？是那个说出话来很细很细的她吗？她怎么会有一个滚圆滚圆的肚子？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

他根本没有听见。

“你，办回来了？”

他从她嘴唇的翕动，知道她在讲话。

“好多同学早回城了，你……”

他听清了。尽管有那样突出的，使她变丑了的肚子，但他还是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结婚了？”

她点点头，有一丝丝负疚的眼神。

“祝贺你！”他习惯地伸出手去。

她凄苦地笑笑，并没有把手给他，而是问：“你怎么办回来这么晚？”

他看看那肚子，心里想：办回来早有什么用？

“工作呢，有着落了吗？”她问。

他摇摇头，回城是一回事，待业又是一回事。棋子的命运就是这样，你不能决定自己。

“我来试试看，也许……”

“谢谢。”

“老同学嘛！他肯帮忙的吧？”她不大有把握地说。

“谁？”

她脸红了。

后来，他知道了，她那一届都留城了。她分配到一个机关里，她的顶头上司人事科长是个单身汉，她是科室里唯一的未婚女性，她命中注定必须嫁他，而终于成为他的妻子。因为年龄相差十岁，或者还多一些，给她一张党票，和机要室一份清闲的差使，算作弥补……听到这里，他端详着那张快要做母亲的脸色，这颗棋子的下一步、下两步乃至最后一步的命运，全在脸上写得清清楚楚，如果不发生地震和战争什么的意外，她就这样平稳的生活下去，一直到老，一直到死。

“你幸福吗？”

他想问，但话到嘴边咽住了。

也许她就喜欢，或者习惯，或者完全适应这样被安排定的棋子式的命运，那她就是幸福。而他，一想到自己像牛似的被人牵住鼻子走路，即使牵到他所祈求、盼望的境地里，也未必会感到多么幸福。这牵的本身，至少在他的心灵上，是痛苦的。

“便宜啦！便宜啦！”他扯开嗓子喊，压倒别的摊贩录音机里放出的流行歌曲声。

又过来个妞，本地的，看得出来。

她瞟上了那条牛仔裤，打量着，拿不定主意。

“买吗？”他拿下来递过去。

“好多钱？”

“你存心买不？”

“不买我看？”口气还挺横，本地妞那优越感最讨厌。

他想，有什么？一颗棋子！“你要真打算买，你算碰上了，原价十七块六，对你优惠，打对折，八块八！怎么样？”

“为什么八块八？”

“我愿意——”他盯着那张满是狐疑的脸，心里升起一种快意，一种偏要跟谁过不去的报复一下的快意。干吗我不能做我自己的主？我就不挣钱，我就赔钱，一句话，我愿意。人活着，干吗偏要照一个模子去说话，去思想，去讨老婆，去做父亲？末了，连死也是老套子，遗体告别，火化。你的仇人，你的对头，你老婆的情夫，你的早恨你不死的部属，明明心里无限快活，还装出如丧考妣的样子，何苦？人，应该是他自己，或喜或怒，不一定要和别人一样！他看到那妞还惶惑地愣着，便又用标准普通话再说一遍：“我愿意！”

那妞，知道便宜，知道掏出八块八可以拿走这条牛仔裤。但是，她按照习惯了的模式去思考，会有有一天，在偏僻的胡同里，他会突然搂住你，顿时，她好像觉得他在剥自己衣裳似的，放下那条裤子跑了。

他知道，那妞准会骂他：“神经病！”

他到底还是去见了那位人事科长，他对她丈夫，既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感，他并不那么老，当然也谈不上年轻。讲起话来，兼有法庭庭长和父亲般的口吻，他很不受用。他想她必须扮演被告和女儿，同时又是老婆这三个角色，觉得累得慌。而且还要把这场戏演到老死那一天为止，他望着她，他可怜她。因为做一个被告，可能有罪，也可能无罪，允许请律师，也允许自己申辩。一旦成了犯人，那么只有乞求宽大的份了。他不愿她因为他这个老同学，从被告落到犯人的地步。

她丈夫说：“看得出，你们在学校时，一定是好朋友了，她还从来没有让我为她哪位同学帮过忙呢！”

其实，他并不想谋这个差使，先烧两年锅炉；然后，转成正式工；然后，当采买；然后，以工代干；到办公室打打杂；然后，正式科员。他听她从她丈夫那儿讨来的口风，他算了一算，至少两个五年计划之内，他不是他自己，他对她说：“谢谢你，拉倒吧，我当不来绝对的良民。”

“那有什么，人人都这样熬出来的。”

他对她安于这种棋子的地位，不好责备什么，人各有志，他是没出息的那一类：“再说，这十年内，我得有羊的性格，牛的力气，狗的警惕，猫的机灵，我觉得那样太费事了。”

她笑了，倒还是学校那时常见到的笑。

他给她解释：“你不警惕，你饭碗会被别人抢了；你不机灵，也休想从别人碗里捞来些什么！当然我希望不发生，但哪有不吃腥的猫呢？科长决不能整天守住你嘛！”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她垂下了眼帘。

“玩笑话，你别当真。谢谢你那位科长，我看我还是这样打零杂的好。”

“那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你去见他一趟，我求你。”泪水差点溢出来了。

他猜得出，她想抱住他哭一场，但说些什么呢？说她并不幸福吗？说她撤掉那个科长，还是实现你等我、我等你的诺言吗？哦！现在她已经是放在一个格子上的棋子，就不可能不安于位了。“我去，我去！”他答应了。

他去她和她丈夫的家。她给他沏上了茶，她丈夫给他一支烟并且为他点上。他趁此机会打量了她丈夫和这个家庭。如果说，房间里凡别人家有的自然会有，别人家没有的自然也没有，看不出什么特色，那么，她丈夫也是这样，别的人事科长什么样子，她丈夫就什么样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让你奇怪的，连讲话时那种神秘、神圣、庄严、保密的强调都毫无差异。

天晓得！

他本来用不着隐瞒那段恋情，好朋友就是好朋友，如不是差那该死的一年，也许是我们小两口一块来求科长谋份职业呢！你不要盯住我看，以为可以看出什么破绽。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世界上有什么纯真的爱情，在心灵上永远不会磨灭，那就是我和她的初恋。否则我不会坐在这儿，看你这副审判员的面孔。但是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说，她像受惊的鸟儿那样索索地抖，他从她给他往茶杯里续水时感觉到了。

“当然是很好的朋友，那时我们都是班干部。”

“哦，哦，不过想找个很理想的好工作，怕很困难呢！如果不那么急，过些日子，也许有招工指标下来，我一定尽先考虑你——”

“谢谢！”

他告辞了。

她送他出来：“别怪我！”声音还是很细很细。

“便宜啦！便宜啦！”他大声吆喝，似乎想把心里什么堵着的东西喊出来，整个街都能听到他的叫卖声，“便宜啦！便宜啦！真正的苹果牌牛仔裤！快来买吧！”

他一面喊，一面改了主意：不卖啦！不卖啦！今天什么也不卖啦！就图喊个痛快！要答应去烧锅炉，能这样痛痛快快的喊吗？能这样自己决定自己，说贱卖就打对折；说不卖就收摊吗？“便宜啦！便宜啦！”

“真的是苹果牌吗？”

“你不相信，甭买！”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她垂下了眼帘。」玩
笑话，你别当真。谢谢你那位科长，我看我还
是这样打零亲的好。」

